

東萊博議

崇明馮雲伯重刊

批點
東萊博議

武進巢燮臣書

呂祖謙字伯恭好問之孫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學本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與張
栻朱熹友講索益精初蔭補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復規
模當定方略當審召試館職先是試者前朝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
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喪除奉祠越三年除秘書郎
國史院編修官實祿院檢討官重修徽宗實祿書成進秩嘗面對言曰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
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
塵蔽之萌又言國朝制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
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倣擾艱危之後駢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
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
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維持
遷著作郎以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周必大言去取差謬委館職銓擇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
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為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閣尋至管中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
修官卒年四十五謚曰成祖祖謙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
皆歸心焉少下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懷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
氣質其所講學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
成考定古周易書說聞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華城中既歿郡人
即而祠之

自序

左氏博議者為諸生課試之作也始予屏處東陽之武川仰林俯壑出戶而望目盡無來人居半歲里中稍稍披蓬藿從予遊談餘晤隙波及課試之文予思有以助其筆端乃取左氏書理亂得失之蹟疏其說於下旬儲月積浸就編帙諸生歲時休沐必抄寘楮中解其歸裝無虛者並舍嫺黨復從而廣之畧衍四出漫不可收客或咎予之易其言予徐應之曰予亦聞鄉隣之求醫者乎深痼隱疾人所羞道而諱稱者揭之大塗惟恐行者不閱閱者不播彼豈醜然忘恥哉德欲蓄而病欲彰也予離羣而索居有年矣過而莫予輔也跌而莫予挽也心術之羞見聞之誤而莫予正也幸因是書而胸中所存所操所識所習毫髮謬隨筆呈露舉無留藏又幸而假課試以為媒借逢掖以為郵徧致於諸公長者之側或矜而鑄或愠而謫或侮而譙一語聞則一病瘳其獲不既豐矣乎傳愈博而病愈白益愈眾於予也奚損遂次第其語以驗觀者凡春秋經旨概不敢僭論而枝辭贅喻則舉子所以資課試者也東萊呂祖謙伯恭序

以兩層立意為諸生課試是一層暴露病徵使醫者自至是一層意深義厚詞致委婉讀之便有仁義藹如之色

朱字綠評

增補虛字註釋總目

崇明馮松泰雲伯氏點定

起語虛字

接語虛字

分順逆二項

轉語虛字

觀語虛字

東語虛字

歇語虛字

分實順虛逆二項

起語虛字

起語者前此無之而以虛字起之

且發語詞且或前文已畢而無之

此中無謂與時之謂也非與之謂也

而發與蓋字作推原者不謂也

夫是也又有用在句中作助詞者

實字則音浮蓋一發端字也即語大

起之詞且夫狂今一節今所發語事

尺而直壽是也今一節今所發語事

詞嘗觀事發論應有所憑吊之詞又

說謂夫謂說也夫莫之禁而弗為者

接語虛字下凡承接上文順勢請

此指定之詞又茲字也此是也又指

之多用故所以也又緣君子先慎乎

末者如時文則何又故之類與○作

又則故舊不遺是也乃空指此則實

增補虛字註釋

崇明馮松泰雲伯氏點定

起語虛字

接語虛字

分順逆二項

轉語虛字

觀語虛字

東語虛字

歇語虛字

分實順虛逆二項

起語虛字

接語虛字

此指定之詞

之多用故

末者如時

又則故舊

又則故舊

又則故舊

又則故舊

又則故舊

魚上魚反如此也何足安足黑足奚足以此豈反指之詞茲豈是豈其豈上此

若彼夫此皆欲以此等字理別人轉起耳以是既如彼而又如此已而是已如彼而又如此也今馬

今則令乃時或已說以前等字故又事理換轉耳以是既如彼而又如此已而是已如彼而又如此也今馬

猶言有猶言欲有之如更進步尤有也仍有一還意者擬意必擬之而用或者亦擬虛之詞或曰前解無如

也說者曰亦以意之即俗云假不知言止知其一不曉其二也猶非然者說之詞猶言若不如此也

是猶言不獨如此上不但此也同義

觀語虛字首章或有用於句中必用虛字以爲觀貼或用於句末所觀貼或用於句末所觀貼或用於句末所觀貼

之此字取用不與有作助詞喜怒哀樂之末所觀貼或用於句末所觀貼或用於句末所觀貼

也替爲字同已二言舉人所指詞博學之樂指之末所觀貼或用於句末所觀貼或用於句末所觀貼

字造次必向已二言舉人所指詞博學之樂指之末所觀貼或用於句末所觀貼或用於句末所觀貼

乎但此於字著意是也與字作字大志同不可用也云自能助字而於彼政也詩經視人言大學之道是也

類乎造次必向已二言舉人所指詞博學之樂指之末所觀貼或用於句末所觀貼或用於句末所觀貼

指之詞治字意是也與字作字大志同不可用也云自能助字而於彼政也詩經視人言大學之道是也

矣乎是詞其國音基指國其音定志同不可用也云自能助字而於彼政也詩經視人言大學之道是也

其元黃是詞匪音基指國其音定志同不可用也云自能助字而於彼政也詩經視人言大學之道是也

是別也其作乎商嗟定音基指國其音定志同不可用也云自能助字而於彼政也詩經視人言大學之道是也

詞也其作乎商嗟定音基指國其音定志同不可用也云自能助字而於彼政也詩經視人言大學之道是也

又作實字衆異也乎嗟定音基指國其音定志同不可用也云自能助字而於彼政也詩經視人言大學之道是也

之意轉實字衆異也乎嗟定音基指國其音定志同不可用也云自能助字而於彼政也詩經視人言大學之道是也

由之也尤甚人也猶舉人直之詞與爾不顯乎也於何其心所語助字而於彼政也詩經視人言大學之道是也

[illegible]

以前諸字凡文之虛寫逆寫者多用之

東萊博議目次

崇明馮泰松雲伯重刊

卷一

鄭伯克段於鄆

臧僖伯諫觀魚

鄭伯侵陳

齊魯鄭入許

臧哀伯諫郕鼎

鄭忽辭昏

楚莫敖屈瑕

桓公文姜如齊

卷二

鄧三甥請殺楚子

齊魯戰長勺

王賜號公晉侯王馬

曹劌諫觀社

管仲言晏安

衛懿公好鶴

齊伐楚

周鄭交惡

用兵

盟會聘享失禮

息侯伐鄭

晉封曲沃曲沃併晉

詹父以王師伐虢

祭仲殺雍糾楚殺子南

楚武王心蕩

魯莊公圍郕

宋萬弑閔公

鬻拳兵諫

晉殺其世子申生

齊仲孫湫觀政

齊寺人貂漏師

楚滅弦黃

宋穆公立殤公

隱公問羽數

潁考叔爭車

羽父殺隱公

齊鄭衛戰於郎

虞叔伐虞公

盜殺伋妻

妖祥

鄭厲公殺傅瑕

卜筮

齊侯救邢封衛

晉里克

鄭孔叔申侯

楚文王寵申侯

齊桓公辭太子華

卷三

葵邱之會

用人祀神

宋公楚人戰于泓

秦晉遷陸渾

成得臣卻獻子

衛禮至為銘

鄭子臧好聚鵠冠

卷四

穆伯襄仲

晉侯朝王伐衛

楚文無畏戮宋公僕

狼臆死秦師

宋華耦辭宴

宋華元羊斟

楚箴尹克黃

衛侯遜位激民

宋人圍曹

魯饑而不害

子圉逃歸

晉懷公殺狐突

周與晉陽樊溫原攢茅之田

楚滅夔

先軫死師

宋蕩意諸

長狄

楚人滅江

李夫子出苦僕

楚闔椒

荀林父伯宗

梁亡

隨伐楚

成風請封須句

魯卑邾不設備

賦詩

臧文仲分曹田

相術

楚范山請圖北方

周公王孫蘇訟于晉

陽處父

宋昭公子武氏族

楚子問鼎

公孫歸父言魯樂

東萊博議卷之一

崇明馮泰松雲伯重刊

鄭伯克段於鄆隱公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公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不過魯國之中

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

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早為之

所無使滋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

北鄙貳於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

庸將自卒甲兵諸卿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鄭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入于鄆

釣者負魚魚何負於釣獵者負獸獸何負於獵莊公負叔段叔段何負於莊公且為釣餌以誘魚者釣也為陷阱

以誘獸者獵也不責釣者而責魚之吞餌不責獵者而責獸之投阱天下甯有是耶莊公雄猜陰狠視同氣如寇

讐而欲必致之死故匿其機而使之狎縱其欲而使之放養其惡而使之成甲兵之強卒乘之富莊公之釣餌也

百雉之城兩鄙之地莊公之陷阱也彼叔段之冥頑不靈魚爾獸爾豈有見釣餌而不吞過陷阱而不投者哉導

之以逆而反誅其逆教之以叛而反討其叛莊公之用心亦險矣莊公之心以謂亟治之則其惡未顯人不必服

緩治之則其惡已暴人必無辭其始不問者蓋將多段叔之罪而斃之也殊不知叔段之惡日長而莊公之惡與

之俱長叔段之罪日深而莊公之罪與之俱深人徒見莊公欲殺一叔段而已吾獨以為為封京之後伐鄆之前其

處心積慮曷嘗須臾而忘叔段哉苟興一念是殺一弟也苟興百念是殺百弟也莊公之罪顧不大於段叔耶吾

嘗反覆考之然後知莊公之心天下之至險也祭仲之徒不識其機反諫其都城過制不知莊公正欲其過制諫

其厚將得眾不知莊公正欲其得眾是舉朝之卿大夫皆墮其計中矣鄭之詩人不識其機反刺其不勝其母以

害其弟不知莊公正欲得不勝其母之名刺其小不忍以致大亂不知莊公正欲得小不忍之名是舉國之人皆

害其弟不知莊公正欲得不勝其母之名刺其小不忍以致大亂不知莊公正欲得小不忍之名是舉國之人皆

害其弟不知莊公正欲得不勝其母之名刺其小不忍以致大亂不知莊公正欲得小不忍之名是舉國之人皆

墮其計中矣。莊公之機心猶未已也。魯隱之十一年，莊公封許叔，而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餉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其為此言，是莊公欲以欺天下也。魯莊之十六年，鄭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則共叔無後於鄭舊矣。段之有後，是莊公欲以欺後世也。既欺其朝，又欺其國，又欺其天下，又欺後世，噫嘻，岌岌乎險哉！莊公之心，歟？將欲欺人，必先欺其心。莊公徒喜人之受吾欺者多，而不知吾自欺其心者亦多。受欺之害，身害也；欺人之害，心害也。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受欺者身雖害，而心自若；彼欺人者，身雖得志，其心固已斷喪無餘矣。在彼者所喪甚輕，在此者所喪甚重，是釣者之自吞鉤餌，獵者之自投陷阱也。非天下之至拙者，詎至此乎？故吾始以莊公為天下之至險，終以莊公為天下之至拙。

朱字錄曰：博議之文，為課試而作，故於時文為近。此篇起首排立三語，後用喻意正意夾行，逼出莊公是一險人。末復推開四層，用四正欲字，兩莊公欲三字，應前兩使之字，伏起收束。各極其法，至尾取喻意作收，斷出莊公至拙，屹然而止。有山迴海立之勢。意雖未必盡當，而文章機軸卓然一家。○莊公養成叔段之惡，即左氏謂之鄭志，譏失教之義。然段為人臣子，至恃寵而驕，請制之後，竟不復請，擅取國邑，繕甲兵，具卒乘，此豈人臣所得為者？縱無襲鄭之謀，而蔑視其君亦甚矣。莊公之失，在平昔不教，而遽興兵以伐之，為有殺弟之心耳。若封許叔而有悔心，卒使之有後，此自是莊公天理民彝，不至斷絕處。君子許人改過，當垂子之，復以為欺天下後世。然則不悔不置後，乃為仁愛其弟乎？即置姜氏於城潁，母子已絕，莊惡已極，及聽潁考叔之言，而為母子如初，則其天性復萌，有不可得而漸滅殆盡者。安得并融融洩洩，以為欺天下後世而斥絕之也？穀梁以為賤段而其鄭伯最得其平，謂段無負於莊公亦太過。○旁評多仍坊本孫執升之舊，時子方有旋里之行，倉卒上板未及改，以其言頗詳，便於初學也。

張明德曰：篇中擒定一險字，如老吏斷獄，使其無可躲閃。末復轉出欺人者，必先自欺其心，以一拙字重奪其

魄使死而有知。莊公應愧死於九京矣。何況後人讀之。有不驚心動魄。而敢復萌欺罔乎。春秋之作。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東萊博議全部。皆本此義著筆。故此篇詞嚴義正。不少寬假。此真有闢世道人心之文。不可草草讀過。

周鄭交惡

隱公三年。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天子之視諸侯。猶諸侯之視大夫也。季氏於魯。如二君矣。而世不並稱之曰魯季。陳氏於齊。如二君矣。而世不並稱之曰齊陳。蓋季陳雖強。猶魯齊之臣也。烏可以君臣並稱。而亂其分乎。周天子也。鄭諸侯也。左氏敘平王莊公之事。始以為周鄭交質。終以為周鄭交惡。並稱周鄭無尊卑之辨。不責鄭之叛周。而責周之欺鄭。左氏之罪亦大矣。吾以為左氏信有罪。周亦不能無罪焉。周之東遷也。鄭伯入為卿士。君臣之分猶在也。君之於臣。賢則用之。不賢則去之。復何所隱哉。平王欲退鄭伯。而不敢退。欲進虢公。而不敢進。冀懦弱暗弱。反為虛言以欺其臣。固已失天子之體矣。又其甚至於與鄭交質。交質隣國之事也。今周降其尊。而下質於鄭。鄭忘其卑。而上質於周。勢均體敵。尊卑之分蕩然矣。未交質之前。周為天子。鄭為諸侯。既交質之後。周鄭等耳。亦何所憚哉。溫之麥。洛之禾。宜其稱載而不顧也。向若平王始惡鄭伯。而並黜之。鄭雖跋扈。不過一叛臣耳。天子之尊。猶自若也。苟與之質。是自處以列國。而不敢以天子自處矣。歲改月移。豈知周之為君哉。一旦用兵而不忘。非諸侯之叛天子也。是諸侯之攻諸侯也。使周素以天子自處。至尊至嚴之分。鄭豈敢犯乎。惟周以列國自處。故鄭以列國待之。天下亦以列國待之。左氏亦以列國待之。周不自伐。鄭未必敢伐之也。無王之罪。左氏固不得辭。周亦分受其責可也。雖然。左氏所載君子之言。固出於左氏之筆。然亦推本當時君子之論也。其論周鄭。概謂之二國。而靡所輕重。是當時之所謂君子者。舉不知有王室矣。戎狄不知有王。未足憂也。至於名為君子者。亦不知有王。則普天之下。知有王室者。其誰

乎此孔子所以憂也此春秋所以作也此春秋所以始於平王也

鍾伯敬曰末一段有無限感慨

朱字錄曰主意責周天子自委其柄先以並稱周鄭責左氏書法引起其端後歸到孔子作春秋隱隱打迴左氏書法之失首尾相映章法極為嚴密

張明德曰先責左氏所以甚周罪也蓋當時壞法亂紀皆自王朝始又何怪乎尾大不掉耶齊治均平之業必本於修身真儒之識純王之治所藉以長存者也

宋穆公立殤公公羊傳隱公三年宋宣公謂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主盡終為君矣宣公死穆公立逐其二子莊公禍與左師勃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為不與臣國而納國於

君者以君可為社稷宗廟主也今逐君之二子而將政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殺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地也

有國者傳之子常道也中道也宋宣公必傳於弟以為奇為高焉一傳穆公而使之逐其子再傳殤公而使之殺

其身公羊氏以為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其說既無以加矣吾嘗推宣公之意必以為聖人建國使父

子相繼者為眾人設也堯何人哉不傳之子而傳之舜舜何人哉不傳之子而傳之禹吾何為以眾人自處而不

慕堯舜至奇至高之行乎殊不知道無不常亦無不中傳賢之事自眾人視之則以為奇以為高自堯舜視之則

見其常而不見其奇也見其中而不見其高也扛萬鈞之鼎焉獲以為常而他人以為勇遊千仞之淵沒人以

常而他人以為神未至堯舜而竊效焉是懦夫而舉烏獲之鼎稚子而入沒人之淵也何往而不敗哉

朱字錄曰主公羊說立論深罪宋宣讓與夷好高奇以自詭致禍其國而先以常中二字壓之此即文家對面

相照之法至以堯舜傳賢為常而非奇中而非高惟致之者以為高奇而先失常中卒貽禍亂此似創說而寔

至理文祇三層却有長江萬里之勢○讓國得禍如目夷子臧季札及宋太祖太宗之事皆足以為鑒戒然東

海王之於漢明宋王之於唐元輝照千古。建成建文之於唐明兩太宗。有手刃靖難之變。北魏孝文。北齊高祖。皆希世賢君。嗣子不克負荷。未幾亡滅。魏有弟繼。齊有弟憲。並賢藩。若能割愛忘怨。兄弟相及。國祚未可知。又未嘗不恨其不能讓也。事有常變。道有經權。非可執一而論也。

張明德曰。讓國而反釀禍。病根祇在好高好奇處。遂致啟後世推刃同氣之變。憂之深。故其言之切。不徒作文字可觀也。

臧僖伯諫觀魚

隱公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

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賁。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

于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也。隸之。使。人。君。之。畏。也。喻。之。以。理。者。所。以。使。人。君。之。信。也。悟。之。以。心。者。所。以。使。人。君。之。樂。也。舉。天。寶。之。亂。而。不。能。輟。敬。宗。

驪山之行。舉臺城之圍。而。不。能。解。憲。宗。佛。國。之。惑。豈。非。徒。以。禍。戒。之。而。未。嘗。以。理。喻。之。耶。論。朝。會。之。禮。而。不。能。止。

莊公之觀社。論律呂之本。而。不。罷。景。王。之。鑄。鐘。豈。非。徒。以。理。喻。之。而。未。嘗。以。心。悟。之。耶。蓋。禍。固。可。使。人。畏。然。遇。驕。慢。而。不。畏。者。則。吾。說。窮。矣。理。固。可。使。人。信。然。遇。昏。惑。而。不。信。者。則。吾。說。窮。矣。臧僖伯之諫。隱公先之以不軌。不物

之禍。次之以蒐狩治兵之理。其言深切著明。可使人畏。可使人信。然訖不能回隱公觀魚之轍者。殆未嘗以心悟之也。彼隱公之心。方溺於觀魚之樂。雖有顯禍將不暇顧。雖有至理將不暇信。僖伯無以開其心。而徒欲奪其樂

亦疎矣。為僖伯者。誠能以吾道之樂。易觀魚之樂。使隱公之心怡然自得。醉於面盎於背。暢於四肢。則將視犬馬聲色珠玉文繡。曾土芥瓦礫之不如矣。雖與之觀之。天池之鯢龍門之鯉鬣。翻雲而鱗橫海者。猶不足以易吾之

真樂。況一勺之棠水乎。吾嘗論之人君之遊宴。畏人之言而止者。是特不敢為而未知其不當為也。信人之言而